

EERIE INDIANA

少年惊险科幻小说系列——

复活的冷冻人

(美)约翰·皮尔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复活的冷冻人

(美)约翰·皮尔 著
佟 陆 离 译
赵 文 学 校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1998—215

EERIE INDIANA

Copyright © 1998 Hearse Entertainment, Inc.

少年惊险科幻小说系列

复活冷冻人

作 者：(美) 约翰·皮尔

译 者：佟陆离

校 译：赵文学

责任编辑：赵 岩

装帧设计：赵 岩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印 刷：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开 本：787×960 毫米 32 开

字 数：60 千字

印 张：4

版 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 000



书 号：ISBN—7—5387—1267—4/T·1215

定 价：36.00 元 (全六册)



伊瑞城的地下有一个神秘的“失物局”，那里隐藏着许多秘密。一天，那儿丢了一些东西——一群冷冻人！一次停电事故使他们从冷冻室里跑出来。马奇尔和西蒙加入了追捕他们的行动。更糟糕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江洋大盗聚到了一块儿，他们正在策划一起惊天地动地的大劫案!!!如果不赶紧采取行动的话，他们就会带着价值一千万美元的金条，永远地逃离这座城市了……

《地狱来信》

一个古老的建筑……一个隐藏了一个多世纪的秘密。

当新来的女孩成为大家欺负的对象时，从黑暗的世界里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一只无形的手在黑板上留下了告诫的字迹。但那只不过是接踵而来的惊验故事的开端……

1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不用去上学。我和西蒙呆在我俩的“秘密据点”里。算了，还是别弄得那么神秘兮兮的了，就是我家的阁楼。我俩没事儿的时候，就躲在那里面海阔天空地侃着伊瑞城里发生的各种奇闻怪事，再不就干脆闲呆着。

今天我俩可是有事儿干。我俩正在专心致志地琢磨一副拼板玩具，就是那种把一幅图分成许许多多的小碎块儿，弄乱顺序，再重新拼在一起的游戏。拼板

上画的是一家名为“万全杂货店”的小商店，店主名叫莱德，是城里有名的“铁算盘”，脑子里有的是花花点子。他经营的商品品种更是五花八门，不计其数，从冰淇淋一直到漫画书，只要你脑子想得到，在他店里就能弄得到。这种拼板游戏是莱德先生上个月的新发明，我俩现在玩的这副就是他送的样品。“这玩意儿肯定比什么都好卖。”莱德曾踌躇满志地说。

拼板上画着一排排货架子和我们常坐在上面吃冰淇淋的椅子等店里陈设的物品。莱德先生正满脸堆笑地站在柜台后面，他的脸被锯齿状的小块分割开来，显得有些古里古怪的。其实这倒没什么，此时此刻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摆到最后还剩两个空位，而这时西蒙的手里正好还有两小块儿，而这种事儿以前从未发生过，真是太奇怪了！

我把最后两块摆上，好了，整幅画被拼全了。

“天哪！真不可思议！”我盯着拼好的图板自言自语道，“所有的碎块居然一个不剩全用上了，而我居然拼全了整幅图！”

“真的，真是史无前例！”西蒙在一旁附和道。

“看来太阳今天是从西边儿出来了，”我说，“罗杰今天上班儿肯定偷懒了！”

“你这么想？”西蒙又低下头看了看那副拼板。他

的眼神在地板上漫无目的地扫视着。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像是看见一块金子似的，“快看！你脚上的袜子，居然是一双上的！”

我赶忙低下头，他说得没错儿，我穿的袜子是双深蓝色的。而这和拼全一副拼板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一种可能，罗杰今天生病了！”

看到这儿，你一定糊涂了吧，什么拼板呀，袜子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我还是先解释解释吧。

其实拼成一副拼板玩具，脚上穿的袜子是一双上的，这对于其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对于我俩居住的这座小城——伊瑞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我俩玩的拼板总是丢一两块，或是更多，从来没全过。而打我记事那天开始，我就没有穿过一双一样的袜子，总是左脚一只这样的，右脚一只那样的。因为新买一双袜子，不出半天，保证就得丢一只。这就像每天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到了晚上又在西边落下一样，成了固定不变的规律。

而这一切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叫罗杰的人。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最奇怪的一个。他是“遗失物品管理局”伊瑞办事处的前负责人，什么？你没听说过这么个管理局？那肯定是你孤陋寡闻，你居住的

地方肯定也有，全世界到处都有，反正罗杰是这么说的。不，也不是“失物招领处”，“失物招领处”是人们把捡来的东西送到一个地方，等失主去找。而这个管理局却是派出有资格证书的“拾遗工程师”到处去“拿”别人的东西，例如刚才提到的拼板碎片和袜子。人们平时居家过日子谁都难免丢点儿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被“遗失物品管理局”，简称“失物局”给“充公没收”了。

我和西蒙曾经去过罗杰的办公室，它在地下，是个极为隐密的地方，有许多间屋子，里面堆满了各种东西，上面都标着“遗失物品”。上次去的时候，我俩还碰到罗杰的助手——艾尔，当罗杰负责坐在办公室里监督整个管区工作时，艾尔的工作就是跑到大街上去“收集”各种“遗失物品”。可上个月管理局总部发现罗杰在工作中犯了几次错误，于是便降了他的职，同时提升艾尔为该办事处负责人。没办法，罗杰只好去干脏活儿了。但不管怎样，他总还有碗饭吃。

可今天，今天我居然拼全了一副拼板，袜子也没丢一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罗杰居然把一整副拼板给放过了，而且同时还有一双袜子！他的工作真是失职啊！

“罗杰肯定出什么事儿了？！”我说。

西蒙也极为肯定地点了点头，“嗯，没错儿，咱们现在怎么办？”他问道。

我站起身来，昂首挺胸地朝门口走去，“咱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

“去万全杂货店吃冰淇淋?!”

“完全正确。要想弄清楚这件事儿，先得给咱们的脑子补充点儿营养。”

我俩戴上太阳镜，骑上自行车，直奔万全杂货店。

我在杂货店门口停了下来，把车子靠在墙根儿底下，西蒙紧跟在我后面下了车。我俩推开门，走了进去。只听一声铃响，提醒老板有客人来了。

“嗨！孩子们，你们好啊！”莱德先生喊道。他笑的时候，嘴巴上的胡子一翘一翘的，“那副拼板你们拼上了吗？”

“当然啦，小菜儿一碟，”我说，“下次你要是再想测验我俩智商的话，最好弄点儿有挑战性的，要不然总像这么简单的，实在太没劲了。对了，莱德先生，给我们来两份儿草莓冰淇淋，要大杯的。”

“马上就来！”莱德先生一转身进了后屋，不大功夫就把两大份儿草莓冰淇淋端到了我俩面前。“两位请慢用，”他说，“我早就知道这种玩具肯定抢手，我正打算再推出一个系列，都是关于伊瑞城景点的，像市政厅、

警察局、垃圾堆等等。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吧？”

“嗯，确实不错！肯定大受欢迎。”我嘴上应付道。心里却想，可算了吧，哪个傻瓜才会愿意掏钱买一副画着个垃圾堆的拼板呢，别作梦了。再者说了，在这座城市里，天晓得什么东西会抢手。《飘》倒是一直卖得不错，过去半个世纪里一共卖了七万八千本，而全城总共还不到七千人，这儿又不是什么旅游胜地，真不知道这些书究竟让谁买去了。

我俩坐在椅子上，慢慢地品尝美味的冰淇淋。我边寻思刚才发生的一切，边用小勺儿在杯子里来回地搅。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对了，咱们得去找找罗杰。”我对西蒙说。

“他自己要是‘丢’了呢？”

“那起码也有线索呀，”我说，“你瞧瞧，咱们俩都知道他长的什么模样儿，他平常都在哪些地方活动，干嘛不去找找呢？说不定又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了呢？”

“好吧，”西蒙同意了，“不过得先吃完再说。”

五分钟后，我俩来到街上，先检查了一下各自的对讲机是否好使，然后便兵分两路。西蒙去了自动洗衣店——那儿是全城最爱丢东西的地方，之后又去了公交车库。我则到警察局和几家银行转了几圈，这些地方的钢笔总丢，隔两天就得买新的，这当然都在罗杰的工作

范围之内。但是没发现一点儿他的踪影。我打开对讲机与西蒙联系，告诉他我这儿什么也没找到。

“我这儿也一样，”西蒙说，“看来真让我说着了，他把自己给丢了。”

“别灰心，伙计，”我说，“你干嘛不到学校的存衣柜那儿去看看，我去商会瞅瞅。”说完，我关上对讲机，骑着车子来到商会。我摘下太阳镜，放进兜儿里，然后走进大门。那里面有块公告牌，罗杰每天都会来这儿“没收”几条儿上面的消息，可今天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消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真怪了！”我心中暗想。

我又和西蒙联系了一下，他在学校也没发现任何罗杰去过的迹象。他还说，存衣柜旁边居然有一双破球鞋和两双黑袜子扔在那儿没人要。

肯定出事儿了！

我正打算叫西蒙一起回万全杂货店去，好再补充点营养。这时突然发现商会后面的胡同里有两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那儿，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正互相传着一个装在纸袋里的瓶子，轮流地一人喝上一口。

在这座城市里，我还从来没遇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呢，也许他们都被这儿发生的各种怪事吓跑了，谁还敢在大街上晃荡。我慢慢地向他们走过去，等离近

时看清了，其中一个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外套，这件衣服我只见一个人穿过。

我又继续往前走，离他们只有几步远了。可两个人都耷拉着脑袋，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来了似的。

其中一个“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然后闭上眼睛，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我低下头，看见地上有一张桔红色的啤酒商标，正是万全杂货店最爱卖的那种牌子。莱德先生每天都要骂上几十遍那些偷酒贼，同时捎带上他们的祖宗八辈儿，可他从来没能抓住过这些贼，他们像是会遁地术一样。

正喝酒的这个人又瘦又高，满脸愁云密布，好像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惟有借酒浇愁。他穿着一件真丝衬衫，系着一条蓝绿条纹相间的领带，手腕上带着一块金表，脖子上还挂着一把大钥匙。对一个流浪者来说，他这身儿打扮可是够讲究的。他旁边那位则又矮又胖，一脑袋花白头发，戴一副高度近视镜，样子像只没精打采的猫头鹰。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两个家伙原来躲在这里喝闷酒，害得我俩找遍了大半个伊瑞城。

“艾尔！”我冲那个拿着酒瓶子的喊道。“罗杰！”我又冲着那个矮胖子喊了一声。“你们在这儿干嘛！出什么事儿了？城里怎么不再丢东西了？我的拼图板、袜

子，银行里的钢笔，还有学校更衣室里的破球鞋，什么都没丢，究竟怎么了？”我一口气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艾尔抬起头瞟了我一眼，“噢，是你呀，孩子。”他嘴里有气无力地咕哝着。

“马奇尔·特勒，”罗杰认出了我，“历史书、滑板、公文包……”他指的是我第一次遇到他，当时他刚“没收”了我爸爸的公文包。“完了，全完了，”他喋喋不休地说着，“我们不干活儿了，因为我们把它给丢了。”

“把它给丢了？”我迷惑不解地问道，“你们丢什么了？”

“所有的东西，全都丢了。”艾尔接过话茬儿。

我摇摇头，叹了口气，掏出对讲机，“西蒙我找到他俩了，在商会后面的胡同里，你赶紧过来。”

“出什么事儿了？”西蒙问道。

“目前还不知道。他俩只顾唉声叹气了，什么也不说，你还是快点儿过来吧。”我关了对讲机，盯着两个人看，他们看上去好像失魂落魄到了极点。

“你们到底丢什么了？”我又问一遍。

“所有的一切，”罗杰还是那句话，“我们把‘失物局’给丢了。”

2

我被吓了一跳，直勾勾地盯着他，“什么？你们把整个‘失物局’给丢了，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就算我们故意想弄丢，也不那么容易呀，可现在它偏偏就是丢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罗杰从艾尔手里拿过酒瓶仰脖儿喝了一口。

“没错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信不信由你。”艾尔添了一句，一把夺回瓶子，“现在我们什么都没了，就

剩这瓶酒了，来，干杯！”说完又喝了一口。

看来我甭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些什么了，于是我走到胡同口去等西蒙。这家伙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动作这么慢。

西蒙终于赶来了。“哇！”他一看见罗杰和艾尔，不禁叫了一声，“他俩好像遭了什么大难了？！”

“真荣幸。有人很欣赏咱们的遭遇，艾尔。”罗杰说，“的确，我们是很惨，没有了容身之处，我们惟一的家也不见了。”

“他俩就这么唠唠叨叨地有半个多小时了，”我抱怨道，“翻过来掉过去就这么几句，什么也不说，就说他们把整个‘失物局’给丢了。”

“那么大一个地方，怎么能说丢就丢呢？”西蒙问道，“是不是搬家了，你们找不到啦？”

“没有，没搬家，”艾尔说，“它还在老地方，我们还没那么笨。”

不知道西蒙怎么样，反正我是越听越糊涂了，我想他也不好到哪儿去。于是，我耐住性子接着问：“那你们怎么说把它丢了昵？干吗不到自动洗衣店去，从七号烘干机那儿爬进去，你们不是一直那么干的吗？”“失物局”有许多秘密出口，通往全城各个角落。自动洗衣店里那个出口碰巧被我俩给发现了。